

回到个体的哲学

王晓华 著



回到个体的哲学

王晓华 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到个体的哲学 / 王晓华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407 - 5482 - 2

I. ①回… II. ①王… III. ①个体－哲学－研究 IV. ①B0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7172 号

责任编辑:阎海文

封面设计:李星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 - 55087201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880mm × 1 230mm 1/32

印张:7.5 字数:180 千字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 - 2925659)

作者简介

王晓华，男，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文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先后在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学者刘放桐教授和董健教授。致力于建立个性化的思想体系，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 143 篇，出版专著多部。曾多次赴美国、英国、韩国多所大学游学，担任访问教授。

目 录

引论 从原始族类文化到个体生存实践哲学/1
第一节 从族类社会到个体社会:个体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据/1
一、从族类社会到个体社会:社会—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1
二、从原始族类文化到个体哲学:一个简单的梳理/4
第二节 从原始哲学到生存实践哲学:通过对西方哲学史的重新分期 来看哲学发展的最优指向/8
一、直接断言世界阶段——原始哲学时期/8
二、以精神活动为根据观照—阐释—断言世界阶段——精神哲学 时期/9
三、以生存实践为终极根据建构、发现、阐释世界阶段——个体生 存实践哲学时期/21
第三节 建构个体哲学的意义/26
第一章 个体哲学的实践观和存在论/31
第一节 虚践概念的提出与对实践概念的重新理解/31
一、虚践和虚在概念的提出和初步界定/31
二、虚践的基本结构和虚践与实践的关系/37
三、精神是身体的自设计功能/42
四、现身状态与情绪和意志/44
五、显身虚践和隐身虚践;超理性虚践概念的提出/48
第二节 虚在概念与新存在论的建构/55
一、虚在实在:人的实在之为世界/55
二、虚践与虚在;虚在与存在/59
三、虚在与几个重大哲学问题之解/64

第二章	个体哲学的认识论/70
第一节	认识的根本机制:发明蕴含发现/70
第二节	领受,阐释,领会/73
第三节	善理与真理;区分认识论问题和生存论问题的必要性/77
第三章	个体哲学的社会本体论/83
第一节	虚践—实践与个体的共同实践/83
第二节	个体实践与社会深层结构的本体论关系/90
第三节	人对社会结构的发明/94
第四章	个体哲学的历史观/102
第一节	个体实践的历时性结构/102
第二节	个体生存的时间性/111
第三节	个体生存的时间性与历史/124
第四节	世道与社会的深层结构——对于历史必然性的重新阐释/134
第五节	社会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作为具体乌托邦的个体社会/144
一、族类社会/148	
二、阶级(阶层)社会/148	
三、个体社会(自由个性社会)——代表历史发展最优指向的具体乌托邦/150	
第五章	个体哲学的自由观与欠缺理论/154
第一节	个体的立场方式和自由/154
第二节	个体的人的实在的欠缺/162
一、身体作为世界中心的欠缺/163	
二、身体所造就的世界的欠缺/169	
第六章	个体哲学的命运观与身体伦理学的建构/176
第一节	我是身体:个体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176

第二节 身体即命运/180
一、已生,必变,将死/182
二、与他人共在/186
三、孤独/188
第三节 作为类命运的缺陷与身体伦理学概念的提出/192
第四节 从身体伦理学角度对几种传统伦理学的批判/202
一、对康德伦理学和功能伦理学的批判/202
二、对萨特和庄子哲学中所隐含的无伦理论的批判/206
三、对基督教等宗教伦理学的批判/209
四、对世俗伦理暧昧性的批判/212
第五节 明星崇拜现象与信仰的一种转向——身体伦理学在大众文化 中的前理论显现/214
一、至人理想与明星崇拜现象的诞生/214
二、明星崇拜现象与身体伦理学的前理论显现/218
后记/227

引论 从原始族类文化到个体生存实践哲学

人类由个体组成,因此,哲学必然最终落实到个体层面,个体理应成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和终极目的。基于以上理由,本书力图建立以个体为本位的哲学。本书所说的以个体为本位的哲学是众多的个体哲学中的一种,力图通过探讨个体实践和人的实在的始基性结构来为一切未来的个体哲学奠定根基。作为个体哲学的导言必须首先完成两个工作:(1)证明上述观点的合法性;(2)阐释个体哲学之为个体哲学的根本之所在。这是本篇引论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

第一节 从族类社会到个体社会:个体哲学 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据

追问一种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据本身就是哲学活动,而且它已经把这种哲学的存在设定为前提。这种追问的合法性在于:哲学作为社会—历史运动的内部过程与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优指向是一致的——哲学既是社会—历史运动的内部过程,又是社会—历史运动赖以获得总体性领受和终极设计的原始运动,所以,一种好的哲学是社会—历史发展最优指向的产物并且造就着这种指向。

一、从族类社会到个体社会:社会—历史发展的三个阶段

任何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划分(过去、现在、未来)都既是对已成历史的主动领受,又是划分者对历史的积极设计,因为历史在被划分之际正在生成着,而且划分者本身就是历史的创造者之一。因此,无

论划分者意识到与否,他在从总体上划分历史之时都在主动规划历史——任何对社会—历史运动的总体性划分都贯穿着划分者的生存意向,尽管划分者可能是用似乎与他无关或者完全超越于他的尺度(命运、圣旨、必然性)来划分历史的。作为使社会—历史运动透明的一种努力,我在这里公开宣称:我不仅仅是在总结历史,更是在规划历史,在我对社会—历史阶段的划分中贯穿着我的生存意向。

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尺度似乎非常繁多(工具、宗教、社会制度),但这些尺度最终都归属于人——它们的创造者。历史归根结底是由人造就的人的历史,因此,人作为历史主体是划分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终极尺度。以历史主体——人的独立性程度为尺度,我认为全部的社会—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发展阶段:(1)族类社会;(2)阶级社会;(3)个体社会(自由个性社会)。

人类在其原始时代以部族共同体为基本生存单位,个人完全从属于部族共同体。部族共同体是他绝对不可逾越的神圣存在。他只有作为共同体的成员才能生存。他是部族共同体即群体—主体的能动构成,而不是个体—主体。个人的一切都围绕着部族共同体这一中心进行。而且每个部族共同体都将自己当作独立的族类,认为自己与其他共同体是非同类的。图腾作为氏族的族徽的异类性(风、火、鸟、蛇、袋鼠)就说明了这一点。个人将自己当作与其他共同体成员相同的族类——图腾的名字同时是氏族的名字和氏族中每个成员的名字。这说明个人的族类意识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而且个人完全是为本族类共同体而生存的。这样一个以族类为本位的社会可以最恰当地称之为族类社会。

纯粹的族类社会的最根本特征是:个人还没有成为个体。但这种纯粹的族类社会在经过漫长的演化过程之后开始走向分裂。分裂的最原始动力是:一部分共同体成员开始成为个体。最初是氏族和部落首领从族类共同体中涌现出来,率先成为能够设计族类共同体生存道路

的个体—主体。无论这些刚刚成为个体的共同体成员怎样仍然以族类共同体为自己的生存目的,但他们既然已经成为个体,那么,他们必然潜在或直接地把自己当作目的性存在。而且他们作为个体的个体性愈增强,他们就会愈加将自己作为目的性存在肯定下来。所以,这个时期是族类本位和个体本位共存的时期,而且个体本位日益破坏着族类本位。原始社会转型期的图腾文化中,氏族所崇拜的图腾祖先已成为首领个人的保护者和象征,就是这种发展倾向的明证。率先成为个体者是那些对族类共同体的生存道路具有设计权的人——这种对历史的主动设计与个人成为个体是一回事。这种设计权孕育着统治的萌芽——既然我能设计族类共同体的发展道路,那么我就实际上支配着那些不能设计历史的人——那些尚未成为个体者。当这些率先成为个体的人根据族类共同体的总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将设计权转变为占有权和统治权时,不同的阶级就产生了,族类社会就分裂为阶级社会。阶级社会就是以阶级为本位的社会。但这个质变是经过族类本位和阶级本位共存的漫长过渡时期完成的。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渡联合的前期中,阶级本位总是被族类本位和阶级本位掩盖着,而且在东方社会中,阶级本位在很长时期内都与族类本位纠缠在一起。

由于阶级社会是以个人成为个体为前提的,所以,阶级社会必然并存着阶级本位和个体本位,而且二者之间必然发生冲突和斗争。阶级本位的直接现实就是等级有序的占有结构(对人和物的双重占有),而个体本位则源于个体根据自己的处境对占有结构的原始筹划。阶级社会之为阶级社会,就在于阶级本位的压倒一切的优势和地位。个体必须尊重现有的阶级结构,并从自己在这个等级阶梯上的位置出发来决定自己的行动,这行动必须符合他的阶级地位,并且自觉地维护既有的统治秩序。所以,个体的生存是预先被决定好了的,阶级存在决定了他的生存状况和命运。但个人既然已经成为个体,那他就必然隐蔽地或公开地把自己作为目的性存在确定下来,而当阶级本位压抑着他的自

由——否定他作为目的性存在的地位时,他必然公开地或隐蔽地反抗现有的阶级秩序。一旦包括社会生产力水平在内的总体历史条件成熟时,这种反抗就会迫使阶级本位向个体自由让步。阶级社会演化的历程就是社会不断被迫承认和允许越来越多的个体自由存在的历史。

个体本位和阶级本位的斗争,后者对前者的压制和最终让步,都源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力:人类个体对自由的渴望。正是这种渴望使个体在阶级社会中扮演着阶级存在的建构者和解构者的双重角色。而且,人类个体自我解放的愿望必然要求打破阶级存在对人的固定束缚,将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置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建构一个以个体的自由发展为终极目的的社会。所以,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优指向是由以阶级为本位进化到以个体为本位。以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就是个体社会。个体社会建立在个体本位对阶级本位最终胜利的基础上。它意味着社会结构的高度细致化,因而是个体自由的直接确证。由于个体社会以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为中心,以个体个性的自由发展为目的,所以,个体社会又可以称为自由个性社会。个体社会克服了社会生活的分裂状态,因而使社会成为真正的人类社会,所以,以个体为本位与以人类为本位是一致的。个体社会是社会结构和实践方式细致化和优化的极限状态,是个体获得最大限度自由的同义语。虽然我们不知道纯粹的个体社会是否能够最终诞生,但社会一历史必然朝这个方向发展是肯定的。个体社会是人类个体的终极理想,是一个永远不会完全实现的哲学之梦。它引导我们前进。

二、从原始族类文化到个体哲学:一个简单的梳理

文化作为社会一历史运动的内部过程与社会一历史作为总体化运动的本位性是一致的。族类社会的文化——巫术、神术、史诗——显然是以族类为本位的:它直接是一个族类的生存方式。图腾崇拜、感生神话、生育巫术、原始雕刻无一不是围绕族类共同体这一中心旋转的。它们表现出了族类意识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阶级社会作为对族类社会

的否定必然使文化从以族类为本位进化到以阶级为本位。虽然阶级社会是一个阶级本位(人对人)、人类本位(人对自然)、个体本位(人对自我)并存的时期,但在其早期和中期,阶级本位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在人对自然的类本位意识中隐蔽着阶级分裂这一事实,而个体本位意识又总是被迫服从以等级为本位的阶级文化。个体文化虽然已经诞生,但它只能在阶级文化的边缘和空隙中存在。哲学就诞生于从族类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跃变过程中,所以,哲学最初在本质上乃是阶级哲学。虽然哲学中的自然哲学部分、认识论、本体论是对全人类都有效的,但其作为人类哲学乃是以阶级为本位的人类哲学。西方哲学中的形式和质料的二分法、上帝的统治地位、单子宇宙的等级秩序和中国哲学中伦理化了的宇宙都隐蔽地或公开地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意识。阶级社会中关于人的学说则完完全全地是以阶级为本位的阶级哲学。但是阶级哲学的这种统治地位又必然被以个体为本位的哲学所取代。我们已经证明:社会发展的最优指向乃是建立以个体为本位的人类社会,而且我们的时代是个体本位逐渐战胜阶级本位的时代。与这种社会—历史运动的最优指向相应,哲学必然从以阶级为本位进化到以个体为本位,成为以个体为本位的人类哲学。个体必将成为哲学的中心和最后目的,对实践共同体的规划和阐述必须围绕个体这一中心运行。正如个体社会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高阶段一样,个体哲学作为以个体为本位的人类哲学也是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而且,以个体为本位的人类哲学已经诞生——诞生在个体本位开始战胜阶级本位的资本主义时代。我们下面就来阐明这一过程。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阶段,它是以个体的自由劳动为基础的阶级社会。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体本位开始战胜阶级本位的历史时期,社会实践的中心已由阶级(阶层)转移到个体上。虽然阶级的存在仍然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它已不再是对个体的强制性束缚,而是个体通过自我奋斗选择的变动性。个体对固定的阶级秩序

的隶属关系被打破了。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信息革命)也为个体本位逐渐战胜阶级本位提供了前提。阶级本位是以人对人的统治和占有为前提的,而统治权和占有权源于设计权——进行统治的个体一定是那些以实践共同体的名义设计它的生存道路的人,这种设计实质上是设计被统治个体的生存道路,也就是说,设计者能够(而大多数个体不能够)同时在多个个体的生存处境中立场并设计和规定他们的立场方式;资本主义时代的信息革命则使少数人具有隐秘的历史设计权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社会—历史作为一种总体运动对越来越多的个体变得透明,因而越来越多的个体能够在其他个体的处境中立场并设计他们的立场方式,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在对不同层次的实践共同体(企业集团、政党、国家、跨国共同体)的历史的主动设计中确定自己的个体—主体地位,而这种对设计权的普遍拥有必然不断削弱阶级本位赖以存在的个体对个体的统治权。所以,资本主义社会是个体本位开始战胜阶级本位的历史阶段。个体本位对阶级本位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达到了高潮。这种斗争使个体和阶级都获得了自我意识。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领受到,为什么它以鼓吹个性解放和个人幸福至上的人文主义运动发其端,同时又产生了拥护专制政权的一系列哲学家;为什么在这个历史阶段哲学的阶级本位性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同时在这个历史时期又产生了以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为创始人的个体哲学。正如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优指向是个体本位战胜阶级本位一样,以个体为本位的人类哲学也必然扬弃包括阶级哲学在内的传统群体哲学。

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作为个体哲学的创始人的最大功绩是:使个体作为独一无二的存在者成为哲学的主题和终极目的。如果说许多哲学家以阶级的身份立场的话,他们则以个体的身份立场。尼采和克尔凯郭尔所开始的对那种将个人消融于绝对之中的反抗,实际上是个体对阶级本位的反抗。这是个体以哲学方式进行的起义。他们的价值在

于,他们是最初的个体,或更确切地说,第一批以个体身份出现的哲学家。尼采说过:“我的命运安排定了我是第一个真实的人类”。(见《瞧!这个人》)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与以往一切理论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是以导师的身份在讲话,而是以个体的身份对自己和伙伴们低喃自己内心深处的秘密;他们的哲学是献给伙伴的,而不是写给信徒的——他们的哲学中没有信徒的位置。作为最初的个体哲学家,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不可能是没有缺陷的,他们的缺陷是“第一个人”的缺陷——最初以个体身份出现的哲学家的缺陷。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则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他们的意义就在于此。

正如历史上的各种哲学都注定要被超越的一样,尼采和克尔凯郭尔哲学也是如此。只要个体本位战胜阶级本位的社会—历史运动不停止,一切哲学就都是要被超越的。它们产生出来,就是供超越的。社会—历史由阶级本位向个体本位的过渡,是个体成为社会—历史中心的过程。个体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化。个体之为个体,就在于他的独一无二性。因此,个体个体化为社会—历史中心的过程本质上是超越任何规范的。它是一个只有个体自己本身才能奠基的运动。而哲学恰恰是最富超越性的否定运动,它作为至大无外的生存论框架界定着个体。因此,个体如果没有自己的哲学,就必然受外在规范制约——他的生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预成的。社会向个体社会的永恒进化以个体的个体化运动为终极动力,要求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哲学。这是个体哲学的涵义之一,也是我们说一切哲学都是供超越的缘由。在这一点上,个体哲学是与包括阶级哲学在内的传统哲学正相反对的:阶级哲学是由理论家(以导师的身份出现)创造出来的指导性理论,它要求个体接受。个体哲学作为个体自我创造的生存运动则是开放的。个体哲学是超越的哲学,是哲学的超越——它是永远的诞生过程。个体哲学的诞生,哲学的个体化,意味着全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进化过程中,一切哲学都将被超越和扬弃。但它们并没有消失,而是成为超越它们的个体的起

飞的平面。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自从尼采和克尔凯郭尔之后，西方哲学史上诞生了如此多的以个体为本位的哲学流派。随着这种社会—历史运动的深入，东方哲学也必将进化为以个体为本位的哲学。

第二节 从原始哲学到生存实践哲学：通过对西方哲学史的重新分期来看哲学发展的最优指向

我的这部论著作所说的个体哲学是以个体实践和人的实在为探讨对象的。实践和存在是本部论著的主题。但是，这种探讨在哲学史中的根据何在呢？我们如何能从哲学史的发展线索来证明它的合理性呢？我将通过对西方哲学史的重新分期来阐释这一点。之所以以西方哲学史的发展线索来证明我的观点，不是出于西方哲学中心主义，而是因为西方哲学史的发展线索比较完整和显明，同时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发展的具体线索虽不相同，但其逻辑归宿则是相同的。

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终极尺度，从古代到当代的全部西方哲学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直接断言世界阶段——原始哲学时期；(2)以精神活动为根据观照—阐释—断言世界阶段——精神哲学时期；(3)以生存实践为终极根据建构—阐释世界时期——个体生存哲学时期。第一个时期又可以称为本原论时期，第二个时期是认识论—实体论时期，第三个时期是生存实践论—存在论时期。对西方哲学史发展实际历程的重新整理将证明和展开以上论点，并使我们找到先前哲学家和我们在哲学史中的位置。

一、直接断言世界阶段——原始哲学时期

最初的哲学家们像儿童一样直接断言世界的本原。正如儿童成长到一定阶段总要追问自己和世界从哪里来的一样，原始哲学家也对世界怀有一种穷根问底的好奇态度。它是对世界本原（始基）的追问——包括人在内的宇宙万物从哪里来，又要回到哪里去。追问者当

然要经过一番朴素的思考,但追问者从来没有追问过追问的根据,即追问者为什么有权力进行追问,因此答案总是直接宣布出来的。我称这种哲学活动为断言世界。在这种直接断言活动中,断言者的断言没有获得根本的反思,断言者也没有追问自己是否具有高于其他宇宙存在者的地位。第一个勇敢地进行这种断言的人是米利都的泰勒斯。他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水。接下去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萨戈拉、恩培多克勒等原始哲学家分别宣布(断言)宇宙的始基是无不定形、气、数(即有定形之物)^①、火、种子和四根。由于这种断言不是从人与世界的关系出发,而是以宇宙万物的身份直接讲话,因此,谁也说服不了谁。原始哲学之所以没有产生一种统一的本原论,就是因为一种断言驳倒不了另一种断言的缘故。原始哲学是一种无根的哲学。原始哲学家们基本上没有意识到内在性(精神活动)与外在性(精神活动之外的世界)的矛盾,因此,原始哲学时期不存在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分裂——心物关系问题还未被提出来。但原始哲学作为一个过程在后期具有自我否定倾向。赫拉克利特认为思想是最大的优点和思想是人人所共有的,恩培多克勒提出流射说,都是原始哲学自我否定的表征。但这种否定在原始哲学时期是注定完成不了的。

二、以精神活动为根据观照—阐释—断言世界阶段——精神哲学时期

原始哲学虽然以一种穷根问底的态度追问世界的本原,但却没有对追问的根据做彻底的反思,因而属于直接断言世界阶段。断言世界作为种哲学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使哲学家们对断言活动本身提问:(1)谁在断言?(2)断言世界活动的本质和根据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的提出和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结束了原始哲学时期。哲学史上的一

^① 据考证,毕达哥拉斯的数是指定形之物。参阅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2~76页。

个新纪元开始了。

(一) 通过精神活动直接断言世界阶段——原始精神哲学时期

这一时期的原则是由巴门尼德和普罗泰戈拉清晰地阐述出来的。巴门尼德作为原始精神哲学的创始者不再像原始哲学家那样直接断言世界的本原，而是首先区别开了“真理的道路”和“意见的道路”，找到了理性思维这一断言世界活动的直接承担者，指出断言世界的根据是：“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①。思维和存在，换句话说，内在性与超越性^②（精神活动与外界存在）的关系问题被提了出来，但是二者自在地被认为是同一的。内在性与超越性的同一原则是原始精神哲学的根本原则。这个原则使原始精神哲学家们以精神活动为根据直接断言世界。整个原始精神哲学时期都不过是这个原则的展开。另一个表述了原始精神哲学根本原则的人是智者派的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③虽然根据后来的哲学家记载，普罗泰戈拉的人作为尺度是通过感觉判断万物的，但感觉是向理性思维显现着的感觉，因而作为尺度的感觉也属于精神活动即内在性范畴。与巴门尼德一样，他是以人的精神活动为尺度判断世界的，并且同样认为内在性与超越性直接同一。因此，与其说原始精神哲学的出发点是内在性（精神活动），不如说是内在性与超越性（精神与存在者）的直接同一。这是把握原始精神哲学的最关键之处。原始哲学家仍在直接断言世界，但却是在有根据地断言世界，虽然这根据本身就意味着最原始的认识论的诞生，但人并没有作为精神主体去面对宇宙大全，而以宇宙中一个存在者的身份直接断言世界问题。本体问题是与原始的认识论一同产生的。原始的认识论的产生意味着：人被界定为精神存在物；人通过精神去把握存在者，而所有存在者都有

^①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1页。

^② 这里的超越是现象学意义上的超越性，指外界存在对精神活动的超越性。

^③ 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54页。